



# 古城春色 1

张东林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古城春色/张东林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(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02-007434-1

I. 古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821号

责任编辑:刘 稚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**古城春色**

张东林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677千字 开本880×1230 毫米1/32 印张26.5 插页2

1965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

ISBN 978-7-02-007434-1 定价66.00元(全二册)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一九四八年初冬，中国的北方平津地区，一连下了三天大雪。那辽阔无垠的大平原，冰封霜冻的永定河，宫殿林立的北平城，以及那自古鏖兵的居庸关和八达岭，银光四射，晶莹耀目。冷风从长城外卷来，虽然凛冽砭肤，却清新宜人，真是：“瑞雪兆新春，干戈扭乾坤。”好雪，好雪！

十一月十四日下午，大雪忽然停了，西北风吹裂遮天蔽日的乌云，从金黄色的缝隙里，射出粗大的光柱，照红了整块整块的大地。这天，在冀东燕山南麓的公路上，行动着一支庞大的军队。这支铁军洪流，蜿蜒几百里，一望无际。枪筒像森林一样，在人流的头顶上闪烁着光芒；用松枝伪装着的大炮和汽车，超越过步兵的行列，碾开积雪，隆隆而过。又长又粗的炮筒，威武地伸向寒森森的天空，随着汽车的颠簸，发出沉重的铿锵声。

公路上满是步兵，汽车走走停停，着急地鸣着喇叭。

“部队靠右边走，靠右边走！”指挥员站出队列，大声地下达口令，给炮兵让路。

公路闪出来了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过去了；车轮扬起了带沙土的雪块，飞溅在步兵战士的身上。

“当炮兵不坏啊，屁股上冒烟哩！”一个满脸汗水、扛着机枪的战士，仰起滑稽的笑脸，向汽车上瞧了瞧。

“对不起，同志，这玩艺我们不能扛着走啊。”炮兵战士把钢盔向脑后移了移，露出一排白牙，用手指了指身后的大炮。

说话间，汽车小心翼翼地拐了弯，下了公路，向远远的村庄

驰去。

不知在哪条公路上，战马长嘶了一声，透过晴空，向旷野里飞去。

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支先遣兵团，从东北开进了冀东根据地。战士们，这些仿佛精选出来的壮实小伙子，个个精神充沛，红光满面。十天以前，他们还在东北的辽西战场，鏖战了五十多天，消灭了蒋介石锦州地区的全部精锐军队。炮筒还发热，步枪还烫手，战士身上还带着辽西战场的泥土，就又跋山涉水，越过长城，行程一千二百多里，浩浩荡荡开到华北来。可是他们还穿着单军装，冬装还在东北远远的后方。后方，野战军的后勤部队也在兼程前进，日夜奔忙。中国的解放战争已到了决战阶段，形势发展得是这样快！

军队像暴雨后的江河一样，那无尽的钢铁、人流，沿着新修的公路，向长城山区的西方，汹涌澎湃地挺进着。

公路旁，每一个村庄，每一条街道，都聚满了欢迎入关队伍的老乡，挤得像人海一样。人群的前面，桌子上摆满了茶水；人群里，沸腾着一片锣鼓声，爆发出一阵阵激动人心的口号，像春雷滚动，响彻天空。墙上，树上，还有路口新扎的牌楼上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标语：

“欢迎第四野战军进关打胜仗！”

“消灭蒋匪帮，解放全中国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小伙子们轰的一声，挤进了队伍，抢着帮战士扛机枪、背背包，非送一程不行。他们着迷地抚弄着机枪、大炮：

“同志，这都是打仗得的？”

“当然啦，谁不知道蒋介石是我们的‘运输大队长’！解放战争才打了三年，就给我们全部换了装。”

姑娘们取下毛茸茸的头巾，给战士们擦脸。战士们面红耳赤，腼腆地笑着，躲闪着，不知怎么说才好：“谢谢同志，不用……谢谢，我自己来……谢谢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同志……瞧您多辛苦啊！”

步兵、骑兵、马车、汽车，不断地从乡亲们面前通过。机器的轰隆声，武器的铿锵声，战士的脚步声，老乡的欢腾声，汇成庄严雄伟的交响曲，向着平津战役的前方流去。

一小时后，晚霞返照，军队宿营了。在遵化、蓟县、三河、玉田一带，差不多每个村镇都住上了军队。

靠山镇住着一个步兵团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战士们和老乡抬铺草，背马料，到处是一片亲切的欢笑。团司令部里，通讯员、警卫员在忙着打扫院子，帮房东担水；参谋们忙着挂地图，给各营下达宿营命令。

团长周国华正在阅读师部发来的通报：

……我野战军主力上月二十七日于新立屯、大虎山、黑山一带，全歼敌廖耀湘兵团，本月二日又乘胜攻占沈阳，至此，东北全部解放……

“报告！”师部电话员冒里冒失地走了进来。后面跟着一个农民打扮的小伙子，背着一捆电话线。

“才来啊！”作战股长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就我一个人干……”电话员边架电话边说，“要不是这位老乡帮忙，现在也来不了。”

作战股长没说什么就忙别的去了。作战参谋却急急忙忙地走过来，抓起听筒，迅速地转动摇把，电话机发出细微的吱扭声。

“喂！你是鞍山部吗？……好——请等一等。”他用手捂着送话器，抬头向团长请示，“师部电话接通了，团长有事吗？”

“报告师部，我团全部到齐，现已宿营完毕，详细报告随后送去。”周国华说到这里，一扭头发现站在门旁的那个年轻的老乡。

“他是谁？”团长走过去向电话员问道。

“这村的民兵。”电话员立正答道，“帮我拉电线来的。”

周国华把两道黑而秀气的眉毛微微一皱，用责备的目光瞪了一下电话员，仿佛说：你怎么把一个不认识的人带到作战室里来！

“你姓什么？”团长用盘问的口气向那个年轻的老乡问道。

“姓孙，我叫二宝。”

“是民兵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家里有什么人？”

“妈，我，还有哥哥，他参军了没在家。”

团长周国华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，一直在打量着二宝；见他那朴实的外表、聪明的脸庞，觉得这小子挺惹人喜欢。周国华脸上立即平静而温和了：“你哥哥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一部分？”

“他叫孙大宝，在哪一部分我可不知道。”二宝答道，“反正他四二年参的军，四五年随部队到东北去了。那时候他当排长。也许这次会和你们一块回来。我妈妈想得要命，整天叨念。”

“你想不想？”团长故意问道。

“我？”二宝的两只大眼睛眨了眨，像是没听明白，又像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，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唔，原来是这样。”团长的嘴角上含着一丝微笑，回头对作战股长说，“老杨，你看他像不像四连长？”

“有点像，可是四连长不叫这个名字。”作战股长端详着二宝笑了笑，“我们这里的干部有不少是冀东人，可以打听一下。”

“对，你想办法给他查一查。”团长说着从大衣口袋里取出烟来吸着，然后对二宝说：“不用着急，小伙子。要是一块来了，一定给你查着。你在哪里住？”

“就在村东头第一个胡同里。”二宝睁大了眼睛，他那圆圆的脸上显得特别开朗，“谢谢团长，要是你真给查着，那我妈该多高兴……”

二宝和电话员一块往外走时，回头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团长，然后愉快地走了。

周国华站在地图前，大口地吸着烟，一缕缕的青烟在他的头顶上缭绕着。他的目光一会儿在北宁沿线上打转；一会儿又在塘沽地区掠过；最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平附近，用手量着靠山镇到北平和天津的距离。显然，周国华在猜测着上级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他伏在地图上静静地观察了许久，把吸剩的烟头扔到地上用脚踏灭。

“杨股长，”他离开地图走向作战股长，“你派个参谋，把地图上所有敌人占领的地方都标一下。今后我们就要在这些地区作战，这件工作最好今天晚上就完成。还有，北平西北方向到张家口这一带的地图，什么时候才能发来？”

“师司令部指示，那一带地图我们没有。他们和军部联系过，据说这几天华北野战军要派人送来。”

“再请示一下，必要时我们可以派人去拿。”

傍晚，室内光线渐暗，窗纸忽然发出沙沙声。

“外面又下雪了？”团长推开风门一看，院子里雪花飞舞，风吹树梢呼呼作响。他回头问：“冬装怎么样，有消息没有？”

“我们在锦州出发时，听说军后勤的汽车连已经到后方拉去了。”杨股长回答说。

军部的汽车连到后方去拉了冬装，回到锦州，部队已经走了五天了。他们当天晚上就又出发赶部队，在公路上跑了一夜，天亮时汽车停下来检查机器，准备白天继续前进。这时，从公路旁的大路上走来一个军人，中等个子，长得挺棒实，帽檐底下露着绷带，左胳膊



膊用三角巾吊在胸前。他昂首挺胸，迈着大步，走得挺快，朝着汽车急急地走来。为首的那辆汽车上的司机，老远就认出他是连长乔震山。

“乔连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昨天从医院出来，天黑在村里宿了。”

“你好啦？”

“好啦！”乔震山乐洋洋地说，“你们到哪去？”

“还用说吗，进关，赶队伍去。”司机同志一面摆弄机器一面答着。

“什么时候走啊？”

“马上就走，上车吧！”

“我给你开吧，同志？”乔震山一见汽车，手就发痒。在东北作战的初期，每逢打了汽车，由于没人开都烧了，当时他心里真不舍得。后来就决心学开车，最后到底学会了，不能说开得顶好，反正可以开着在公路上跑。

“算了吧，我的连长。”司机同志打着哈哈说，“你那两手留着打仗用吧，开长途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汽车开动了。乔震山爬上车厢，见一个战士背靠驾驶室坐着，低着头在打瞌睡。

汽车奔驰在辽西大平原的公路上，银灰色的山峦、寂静的村庄、白皑皑的田野，不断地从乔震山眼前掠过。几天以前，这里还是炮火连天的战场，现在却变成了大后方，永远属于人民了。乔震山未来的里程，也将像现在一样，眼看着永定河、黄河、长江、珠江从他的面前掠过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禁心旷神怡，亮开嗓门唱起西皮倒板来：

催马加鞭，往前奔……

“喂！同志，小点声好不好？”同车的战士被惊醒了，没等他唱

完，就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。

“怎么，你不愿听么？”

“不能说不愿听，反正心里不大舒服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，”乔震山笑了笑，“真有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温明顺。你笑什么？”

“多会儿参的军？”

“去年冬天。你问这干啥？”

“我说你呀，既不明也不顺。进关作战，解放全中国嘛，谁不高兴，可你呢？还心里不大舒服，我看你啊，嗯，……很危险。”

“干吗这么说？”温明顺不高兴了，“危险什么？我温明顺从参军以来，哪次作战含糊过？”说着把裤腿一扯，“难道这是狗咬的？可不能从门缝里看人！”

乔震山瞧了瞧他，有趣地笑了，摇摇头没说什么。

车上的乘客，随着里程的增加越来越多。这天下午，上来一个身材不高的小伙子，刚放下背包，车子开动了，他一个屁股墩儿坐在背包上，一闪眼失声喊道：“是你呀，连长？”他紧紧地抓着乔震山的手，“你怎么出院了，大夫同意吗？”

“他不同意我可同意！”乔震山得意地笑了笑。

这小伙子是四连的一班长刘吉瑞。他的家离这里不远，前天部队从这里经过，指导员把他找去说：“刘吉瑞同志，家去看看吧，代问大爷、大娘好！”今天他要去赶队伍了，碰巧，遇上了汽车连。

刘吉瑞和连长一见面，兴奋无比，纵声畅谈起来。同车的人受了他们的感染，也开始了轻松的谈笑，充满了欢乐和幽默。惟有温明顺，用惊讶的眼光不断地瞟着乔震山，一言不发。

“他是连长？”他想，“糟糕，我先头对他说了些什么？嘿！像个傻瓜似的。”

“不过，我可不是和大夫吵嘴出院的，刘吉瑞。”乔震山又接着说，“前天总部有一位首长到医院去看我们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振

奋人心的报告。”

“那位首长怎么讲？”大家哄的一下把乔震山围了起来，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他。

“别急，同志们，听我讲嘛。”乔震山推开伏在他肩上的人，“首长说，蒋光头锦州战役一结束，他从葫芦岛跑回南京，情绪非常不高，忽然，他想到，不好！”

“咋的？”战士们齐问。

“咋的？嗨——”乔震山接着说，“这一点嘛，他算猜对了。我们消灭了东北敌人后，下一步该轮着华北了。这一百来万军队一进关，那就够他呛的！所以蒋光头就慌了。他想不如趁我们还没进关，把华北他那六十来万军队撤回江南，保存实力，以后重打锣鼓另开戏，下一步再说。”

“呀！北平敌人要跑吗，连长？”

“我们要赶快进关去挡住，消灭他。”

“首长怎么说？”

“对，当时我们也是这么说，可那位首长却劝我们说：‘不要着急同志们，把伤养好，打仗的机会今后多着哪。敌人还不会跑得那么快。因为，他们有个错误的估计，估计我们完成了辽沈战役以后，起码要整训三个月才能进关。岂不知，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计划好了，在山东、河北战场已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又命令西北野战军、华北野战军，还有我们，赶紧向平、津、张地区靠拢。因此我们东北野战军抽出两个军组成一个先遣兵团，先一步进关，后面野战军主力现正在收拾辽沈地区的敌人，不久也要进关’……”

战士们没等乔震山说完，情不自禁地喊：

“好！英明，伟大！”

“对，当时我也这么想，”乔震山说，“伤病员都急着要出院，大夫批准了不少，可就是不同意我出院，后来我就不理他了。就这么着——来啦。”

“嗨，连长开小差出院的。”战士们哗的一声笑了。

“别瞎说，干吗开小差。”乔震山笑着说，“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嘛，谁不举双手赞成，可有的人就不咋的。”说着，笑咪咪地瞟了温明顺一眼。

温明顺听得入迷，忽然被乔震山最后这句话所触动，刷的一下，脸红了。

“你是哪部分的？”刘吉瑞见他面色忧闷，随口问道。

“暂时没有部分。”温明顺把脸一沉，咕嘟了一声。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刘吉瑞觉得奇怪了，“闹了半天连个部分都没有哇！那你这身军装哪来的，偷的？”

全车人哄然大笑，也随着开起玩笑来：

“准是个混子，要不也是个开小差的。”

“也许有点精神病，找卫生员治一治吧！”

“掉队的吧？难怪情绪不高。”

温明顺可认起真来，他怒不可遏，板着脸，赌气似的一声不吭。他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，心里充满了烦恼。

他在锦州战役中受了伤，出院后，部队刚好在前一天晚上从这里出发了。他怎么也打听不着自己部队在哪里，有的说往东开拔了，有的说进关了，谁知道往哪里走了？这时，迎面开来一辆汽车，他伸手挡住了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是哪部分的？”司机同志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：“军部的，上来吧同志，咱们进关了。”他没问三七二十一就爬了上去。“好啦，我们军部的汽车，到军部再说吧。”心里一痛快就睡着了。醒来和司机一谈，才察觉这不是自己军的车子，要下车吧，已经走了这么远，下去怎办？不下车吧，没有介绍信到别的单位，人家不要又怎么办？他哑巴吃黄连心里苦。

温明顺把全部心事告诉了大家，长叹一声，又把头低下。

“喂，别难过，伙计！”乔震山笑咪咪地碰了他一下，“没地方去跟我走，到我们连里，大伙准欢迎你。”

“对，”刘吉瑞接上说，“咱们那连，不是对你吹牛，谁不知道英雄第四连！”

温明顺仔细看了看连长乔震山，他的脸是那么纯朴憨厚，两道黑眉毛底下的大眼睛严肃而又闪露着智慧。温明顺转悲为喜，“行，就跟你们走吧。反正都是自己的军队，在哪里也是干革命。”

刘吉瑞高兴了，凑到温明顺跟前，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小伙子，到了目的地，你就到我们那个班好啦。我这班长当不好你尽管批评，没问题。以后到连部，请连里写封信给你们单位，把情况说明就得啦。”

两天以后，汽车沿着弯曲的公路奔驰在高山峻岭上，机器吃力地吼叫着，转眼间汽车在两山之间的一个豁口上停下来。乔震山转头一看，两侧的山上，屹立着古老的城堡。大家跳下车，直向山上奔去。他们站在长城上，手扶着城垛口，眺望着这两千年前祖先们建成的奇迹——万里长城。举目所及之处，黑黝黝的长城起伏在群山之上，耸立于云霄之间，连绵不断，消失在天陲线上。

乔震山在抗战时期，曾随部队在长城内外和敌人周旋。长城，在他的眼里也不算陌生了。一瞥之后，他向大家说：“同志们走吧，赶路要紧，不然人家打北平，我们就赶不上了。”

大家正要下山，忽然一个战士喊道：

“嘿！谁在这里写的标语哎！”

大伙扭头一看，果然发现城墙上用石灰水写了几行字。

“这哪里是标语，净瞎张罗！”几个战士同声说。

刘吉瑞看了半天也不明白，反正不是标语。他着急地说：

“走吧，不懂看它干啥！”

“哎，别忙，这字像是我们团长写的。”乔震山站在一块卧虎石上，不眨眼地瞧着。

“对，”刘吉瑞说，“团长当年是北平的大学生，他写的准有道理。连长，你念来听听！”

“念是可以，就是讲不大透。”乔震山微微一笑，清了清喉咙，慢慢地念起来：

巍峨燕山岭，  
岭岭舞长城；  
叠嶂插青天，  
蜿蜒西南行。  
南瞰平津原千里，  
北眺冀察山万丛。  
山万丛，起劲风，  
扫尽千年坐地虎，  
斩绝万代恶苍龙。

念完，战士们不讲自明，纷纷嚷道：

“嗨，这诗到底比标语味道厚实。”

“咱们团长还真有两下子哩！”

汽车又轰叫起来，向山下开进了。当乔震山他们到达师部驻村时，暮色已笼罩着大地了。

师部在这个村里刚设营完毕，空场上停着不少的马车。饲养员在忙着铡草喂牲口。

乔震山在师司令部报到时，给指导员郝平打了个电话，郝平告诉他：连部和团部都住在靠山镇。

“靠山镇？”乔震山心里一怔，“真巧，住在我的老家！”

## 二

乔震山带着刘吉瑞、温明顺离开了师部，刚巧碰上团后勤的运

输马车,便一起搭车向靠山镇奔去。

几年来的战争生活,乔震山从没认真地想过家。现在,前面的宿营地就是靠山镇了,亲人的影像不由得浮现在眼前。他捏着指头暗暗地给父亲计算着岁数,“嗯!已经六十岁了。”他想到妈,又想到弟弟。弟弟多么可爱啊!圆圆的脸,黑黑的皮肤,两道黑眉底下闪着一双大眼睛,他天真纯朴、聪明伶俐……乔震山的脸上现出了平静的笑容,眉间那两道皱褶舒展开了。

“还有姐姐,”他继续想着,“唉!她现在死了还是活着?要是现在还活着,该……”他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心里充满了愤怒和痛苦。他这突如其来的长叹,引起了身边战士们的惊异。

“连长,伤口痛吗?”刘吉瑞关怀地瞧着乔震山,“到了连部叫卫生员换换药,找个热炕头一睡,准能好。”

是的,他身上曾受过无数次的伤,旧疤新创,每逢阴晴无常的节气,常常隐隐发痛。

“唔……”乔震山漫不经心地答应着。他环视着原野,故土的香气,使他忆起更远的往事……

乔震山原名孙大宝,一九四二年参军后当过侦察员,为了工作的便利才改名乔震山。他的老家是山东惠民县,有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弟弟。父亲是个庄稼人,靠当长工养活孩子老婆,日子过得挺累。大宝十五岁那年,倾盆大雨一直下了五天五夜,黄河决口了,大水像猛兽一样淹没了村庄和田野。大宝一家五口借着一张破床的浮力才逃了出来。逃出来又怎样?倾家荡产了!连个破瓦盆都没带出来。吃什么?穿什么?父亲仰面长叹,母亲垂头落泪,弟弟二宝哭着要吃的。大宝心里很难过,对父亲说:

“爹,不是二叔在天津吗,不好去找他?”

一句话提醒了父亲,于是一家五口向天津出发了。

秋天,大宝一家要着饭来到天津市,按过去写信的地址找了多少地方也没找到。后来听人说,二叔去年因为生活过不下去,和一

帮人到蓟县靠山镇扛长活去了。这一下把大宝爹难透了。去？还是不去？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大宝说：“去！爹，咱一家五口在这里非饿死不可。”爹同意了。

路上，小弟弟实在可怜，扯着母亲的袄襟嚷脚痛。痛也要走呀！大宝把弟弟背在身上走着，哄着。

秋去冬来，西北风越过长城，飘来了冰冷的雪花。

他们总算来到了蓟县的靠山镇，在街东头三间小草房里找到了二叔，但是，他躺在没有席子的土炕上，身上盖着一块破麻袋，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了。

“老二！”大宝爹轻轻地叫了一声，“你还认得我吧？我是你哥！”

二叔微微转头，有气无力地颤动着嘴唇：

“哥……我……不行了……财主逼租，打……打了我，好……你来吧，种地，还……还他租子。”

全家人，便在二叔的小草屋里住下。不几天二叔就死了，全家人一片哭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瘦长个儿走进屋来。这人二十多岁，留着分头，瞪着一对猴子眼，身穿黑大袍，哈着腰，袖口挽起一块，露着雪白的一截，手里拿着鞭子。

“哭什么！”他尖着嗓子大咧咧地叫了一声，然后，看看炕上的死人，又看看他们穿的破衣烂衫，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大宝扭头说了一声：“从山东逃荒来的，这是俺二叔。”

“那好，”那人凶声凶气地说，“十八斗租子，他死了你们还吧！”

“啊？怪事儿！”大宝爹大吃一惊，“这……这关我们啥事啊？”

“弟欠兄还，理所当然，有什么奇怪的！没有租子有钱也行。”

“逼死人，要偿命，要什么钱！”大宝气冲冲地瞧着来人，小拳头捏得绷紧，看样子要打架。

“嗨！小猴崽子，胆子可不小，敢顶冲老子！”来人骂了一声，扬鞭就打。



“住手，你敢打人！”大宝一伸手把鞭子夺了过来，往地上一丢，“告诉你，我们人穷骨头可不穷。”

“对，逼死人要偿命！”大宝爹把袖子一挽，“走，上街说理去。”

那人转动着一对猴子眼，环视着屋里的人们，最后，目光在大宝的姐姐桢英身上停下了，这山东姑娘，虽然穿得破烂，但她那俊秀的脸蛋，匀称的身材，在靠山镇来说，要算是顶天的美人了，若把她献给五爷，准能捞一笔不小的款子。这使他满脸的怒火霎时烟消云散，立即变成嬉皮笑脸了。

“噢！你这姑娘……”他伸手去摸她的下巴颏。

大宝眼疾手快，啪的一声把那人的手打开了。那人吃惊地摸着被打红的手背，倒退了一步，改口说道：

“算了，算了！人死了嘛，埋了就算了。至于租子，不要紧，还不起以后再说。你们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，那就在这里住下吧，有房子住，也有地种，这都是我们五爷给佃户的。噢，你们大概还不认识我吧，我叫鲁青，大家都叫我二东家。其实我哪里是东家，不过是遵五爷的嘱托，在这里看看房产、收收租子而已。佃户们哪个不说我是个好人。”鲁青说话时，不断地转动着两只贼溜溜的眼，瞟向大宝的姐姐。这时的鲁青和才进来时完全变成了两个人，是那样的和气、殷勤。临走时还答应送他们一斗粮食过冬。下午，果然照办了。

大宝爹有心不收吧，隆冬数九，远道他乡，粮无一粒，钱无分文，一家五口可怎么过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好收下了。

大宝虽然才十五岁，却看出鲁青的诡计贼心，他说：

“爹，这粮食咱不能要。我看这人鬼头鬼脑，准没安好心。”

大宝爹点点头，长叹一声：“先这么办吧，孩子，总得活下去啊！”

就这样，他们一家算是在靠山镇落户了。

不料生活折磨，长途操劳，大宝爹又得了重病，全家的生计，全